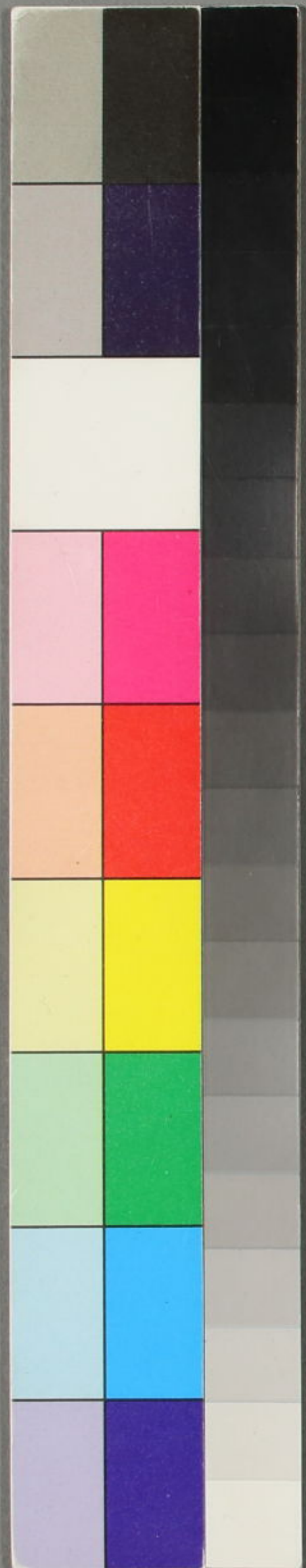


升菴外集

八和16  
170  
28





門  
號 170  
卷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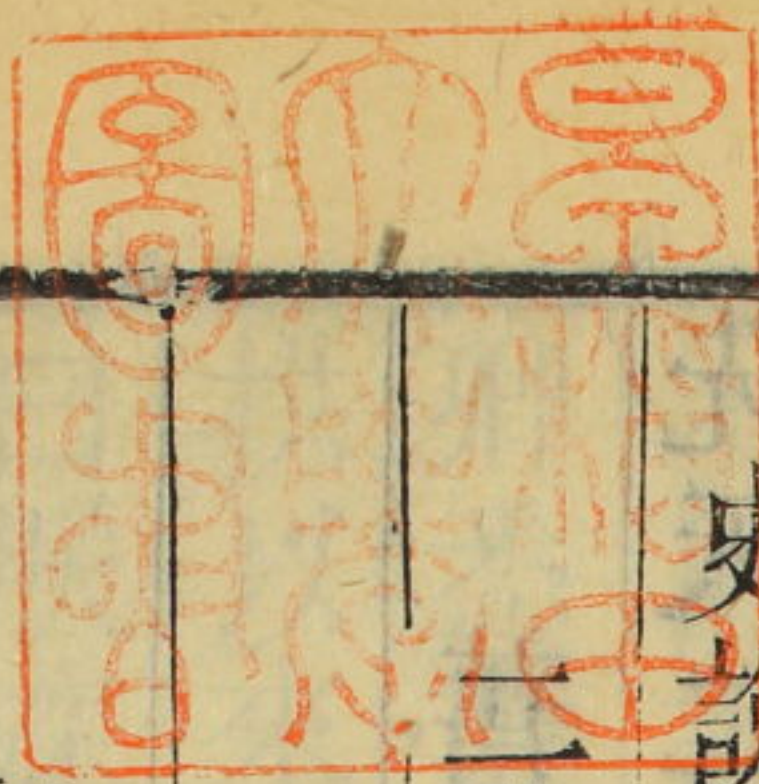
升菴外集卷之四十三

成都楊慎著

史說部 唐

唐書

五代劉昫所修唐書因宋祁歐陽修重修唐書遂有新舊唐書之名舊唐書人罕傳不知其優劣近南園張公澆錄中載其數處以舊書證新書之謬良快人意余又觀姚崇十事要說此其大關鍵而舊書所傳問荅具備首





尾照映千年之下猶如面語新書所載則翦截晦澁事既失實文又不通良可慨也歐爲宋一代文人而劉乃五代不以文名者其所著頓絕如此宋人徒欲誇當代以誣後世不知可盡誣乎今具載二書之文于左

舊唐書文

先天二年十月皇帝講武於驪山時元崇爲馮翊太守車駕幸三百里內合朝覲遣中官詔元崇赴行在上方獵于渭濱而元崇至上曰朕久不見卿思有所問卿可宰相行中行元崇猶後上案轡久之顧曰卿何後元崇曰臣官疎職卑賤不合叅宰相行上曰可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崇不謝上頗訝之至頓上命宰相坐元崇乃跪奏曰臣三奉作弼之詔未卽謝者臣以十事上獻有所不行臣不敢奉詔曰卿悉數之朕當量力而行然定可否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朝廷以刑法治天下臣請政先仁義可乎上曰朕深有望于卿也又曰聖朝自喪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請三數十年不求邊功可乎上曰可矣又曰先朝輕狎大臣或虧君臣之理臣請陛下接之以禮可乎上曰誠當然有何不可又曰自武氏諸親猥



竊權要之地繼以韋庶人安樂太平用事班序錯雜  
臣請國親不任臺省官凡有斜封侍闕等官悉請停  
罷可乎上曰是朕素志也又曰比來近密佞倖之徒  
冒犯憲綱者皆以寵免臣請行朝典可乎上曰朕切  
齒久矣又曰比因侯家戚里貢獻求媚近及公卿方  
鎮亦爲之臣請除租庸賦稅之外盡杜塞之可乎上  
曰願行之又曰太宗造福先寺中宗造程善寺上皇  
造金仙玉真觀皆費巨萬耗蠹生靈凡諸寺觀宮殿  
請止絕建造可乎上曰朕重觀之卽心不安而况敢  
爲之哉又曰自燕欽融韋月將獻直得罪由是諫臣

阻絕臣請凡在官之士皆得觸龍鱗犯忌諱可乎上  
曰朕非惟容之亦能行之又曰太后臨朝以來喉舌  
之任或出于閹人之口臣請中官不預公事可乎上  
曰懷之久矣又曰呂氏產祿幾危西京馬鄧閻梁交  
亂東漢萬古寒心國朝爲患臣請書諸史冊永爲商  
鑒作萬代師可乎上乃潛然良久曰此事可謂剖肌  
刻骨者元崇再拜曰此誠陛下致仁政之初是臣千  
載一遇之日敢當輔弼之任天下幸甚又再拜舞蹈  
稱萬歲者三從官千萬皆出涕上曰坐卿于燕公下  
燕公讓不敢坐問之說曰元崇是先朝舊臣合當首



坐元崇曰張是紫微宮使臣外宰相不合首坐上曰  
可元崇遂居坐天下稱賢相焉

新唐書文

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於治乃先設事以  
堅帝意卽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  
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爲朕言之崇曰垂拱  
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  
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伎冒  
觸憲綱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  
朝喉舌之任出闈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  
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浸亦爲之臣願租賦  
外一切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  
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  
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  
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  
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  
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閭梁亂天下國家爲  
甚臣願推此鑒戒爲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  
乃頓首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縱囚論



六一公論唐太宗縱囚其說卓矣然予考縱囚自歸之事不始於太宗後漢之鍾離意南宋之傅翹後魏之張華原隋之王伽皆然史書之以爲美太宗好名者蓋慕而效之耳

### 鏡殿

唐高宗造鏡殿武后意也四壁皆安鏡爲白晝秘戲之需帝一日獨坐其中劉仁軌奏事入驚走下階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臣見四壁有數天子不祥莫大焉帝立命剔去后聞之不悅帝崩後復建之楊廉夫詩鏡殿青春秘戲多玉肌相照影相摩六郎酣戰明

空笑隊隊鴛鴦漾漾波

今按迷樓記帝設銅屏四周殿上白晝與宮人戲樂纖毫

皆入屏中

### 姚璿諂武后

武后時明堂災姚璿云成周宣榭火卜世愈隆漢武建章災盛德彌永其諂而曲如此史乃以之與狄仁傑王方慶同傳異哉張唐英云求璿其侶乃與洛水進赤石者可爲同等可汚狄王二公之傳哉按唐語林武后時爭獻祥瑞洛濱居民有得石而剖之中赤者獻于后曰是石有赤心后欲賞之李日知曰此石固有赤心其餘豈皆謀反耶唐英所引蓋此事語林



罕傳人亦鮮知此語所出誠可爲史中笑柄耳宋汪  
彥章爲張邦昌雪罪表云孔子從佛佞之召本爲尊  
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蓋將誑楚其顛倒是非助佑姦  
逆與姚疇對武后正相類其能免斧鉞之誅於君子  
之論哉

唐武后時征雲南

武后之世不見有征雲南事余觀駱賓王集頗見其  
事今具錄其略疇昔篇云膏車秣馬辭鄉邑縈轡西  
南使邛夔此駱賓王亦從宦於蜀也其行路難云去  
去止哀牢行行入不毛又云交趾枕南荒昆彌臨北  
戶川原饒毒霧谿谷多淫雨則從征之事也其姚州  
道破逆賊諾波弄揚處露布云浮竹遺屑沉木餘苗  
又云三肫崙鎮此山卽南中巨防也又破蒙儉露布  
云俗帶白狼人習貪殘之性河淪赤魍川多風雨之  
妖水積炎光山涵毒霧竹浮三節木化九隆鄭純之  
化不追孟獲之風愈扇又云雲開崑穴旆轉邛川峻  
岐折板之危滇池漏江之固又云城接祠雞竟無希  
於改旦山多神鹿終未見於擇音又代姚州道李義  
祭趙郎將文云滇浦挺妖昆明習戰致令王師失律  
兇狡憑陵亭候多虞故有負於明代春秋責帥豈無



慙於幽途合此觀之始雖小勝終亦敗歸史不書者  
蓋當時不以聞也唐之敗於南詔不止楊國忠而後  
隱蔽武后之世已然矣子故詳著之以表史氏之遺  
云

景雲年

孫之翰唐論中宗景龍四年睿宗卽位未踰年而改  
元景雲之翰書去其元字而書景雲年慎謂前若書  
景龍四年正月自五月後上書景雲六月自  
十二月庶得其實而貶亦在其中矣之翰之論曰古  
之人君卽位必踰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不可不終

也後君繼位不可無始也一年不可二君也不終則  
忘孝矣不始則無本矣一年二君則民聽惑矣故書  
景雲年戒無禮而正不典也噫凜凜乎春秋之筆也  
之翰名甫吾蜀人所著唐論筆力在范祖禹之上與  
青神王當所編春秋名臣傳皆有史遷之風今罕傳  
于世惜哉

古者天子諸侯繼立踰年而始稱元年終一主爲一  
元未有一主而再稱元者也漢文帝信新垣平之言  
再稱後元自後武帝更十數紀元歷代皆然俗諺有  
亂主年年改號窮士日日更名之譏然予觀長歷云



秦惠文十四年更爲元年則其謬不始於漢文矣又  
晉惠大安二年長沙王乂事敗成都王穎改年爲永  
興是一歲而二號齊鬱林王改元隆昌海陵王改元  
延興明帝改元建武是一歲而三號史冊書法混淆  
俗諺云亂誠是也然則

本朝之制豈不度越漢唐哉

### 李光弼中渾之戰

胡致堂云中渾之戰李光弼不遺餘力僅而勝之使  
郭子儀相與犄角賊可平矣余謂非也豈有二將共  
事能成大功者乎諺曰稍工多舟必破四公子棊奕  
必不勝相州九節度之敗子儀光弼俱在焉以勢相  
埒而不相下也儒者紙上之語使之當國豈不誤蒼  
生乎或問予曰郭李之將齊名使子儀當中渾之戰  
何如未可知也子儀之持重光弼之勁捷各有所長  
以詩喻之郭如子美李如太白以文喻之郭如韓李  
如柳論詩文雅正則少陵昌黎若倚馬千言放辭追  
古則杜韓恐不及太白子厚也

### 陸長源

韓文公汴州亂詩白樂天哀二良文爲宣武軍司馬  
陸長源作也及考他史籍則長源酷刑以威驕兵御



之已失其道矣又裁軍中厚賞高在官鹽直曰我不  
同河北賊以錢物買健兒旌節所委任從事楊儀孟  
叔度浮薄不檢常戲入軍營調弄婦女自稱孟郎三  
軍怨怒遂執長源并楊孟殺之由是論之是長源有  
以取之何異於雲南之張乾陀楊州之呂用之哉大  
雅先人福之所聚小智自私藏怨之府長源之謂乎  
奇才奇功

張巡提疲卒數千抗強虜十萬四百餘戰無挫翊天  
下奇才也保睢陽以障江淮障江淮以復四海天下  
奇功也

包誣

包誣誣顏杲卿上祿山降表凌準誣郭子儀奪王甫  
之功李肇之誣李泌定麻姑送酒柳珪誣陸宣公計  
諂竇參小人誣君子何所不至而後世不成人之美  
者徃徃信之朱子綱目亦不取麻姑送酒事李泌匡  
復之功亦大矣此小過似可恕也况司馬溫公通鑑  
元以此事入考異傳疑而綱目乃升爲正文君子與  
人爲善之意何在乎或者門人妄筆非朱本意

畢炕死節比顏平原

畢炕天寶末爲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唐



書附於其父構傳蓋取韓文公所傳畢垌銘而煢之名不書于忠義傳故昌黎云廣平之節如此而子不荷其澤嗚呼河北二十四郡豈獨一顏平原乎溫公通鑑亦失書

### 李泌家傳

柳玘稱李泌佐肅宗兩京之復謀居多其功大於魯連范蠡而取范陽之謀其首也史多逸其事惟鄴侯家傳爲詳司馬公通鑑多載之至朱子綱目乃以家傳出其子孫門生疑非實錄善乎眉山史炤之言曰家傳誠不可盡信亦豈得盡不信哉

### 劉琨劉栖楚

晉金谷二十四友有劉琨唐八關十六子有劉栖楚其中行獨復者乎

### 王維談名理

王維云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巢父洗耳耳非駐聲之地聲非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戕此尚不能至于曠士豈入道之門也維之談名理如此豈減晉人邪

### 李陽冰

李陽冰字少溫見於宣和書譜吳子行乃云陽冰卽



李潮之字亦猶晁公武以張唐英爲張君房也唐英字次公新津人張商英之兄仁宗明道中狀元見黃東發古今紀要選舉考誤作唐卿亦當正之

孔北海駱賓王

孔北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賓王勁辭忠憤唐之義士而與垂拱四傑爲列以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閑可惜也君子當表而出之

李昭德

唐書王慶之請立武承嗣爲後李昭德立笞殺之凜乎古大臣也哉○榜殺侯思立笞殺王慶之皆發於一念忠憤其事之難功之大視申屠嘉百倍

李白

范傳正作李太白墓誌云白常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及其謫退乃歎曰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求息機安能效碌碌者蘇而復上哉用是脫屣軒冕釋羈韁鎖因肆性情放浪于宇宙間意欲耗壯心而遣餘年此數語足以盡太白爲人劉全白有李翰林墓碣記云太白廣漢人性倜儻知縱橫術善賦詩才調逸邁往往與會屬



詞古之善詩者亦多不逮裴敬有李白墓碑曰白爲詩格高旨遠若在天上物外任華送李白之曹南序曰彼碌碌者徒見三河之遊倦百鎰之金盡乃議子於得失虧成之間曾不知才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得失進與退於道德乎何有以上諸文附見李白集古本有之今不傳矣全白指太白爲廣漢人蓋唐世彰明縣屬廣漢郡故猶舉郡爲稱耳

先君嘗言自古蜀之士夫多卜居別鄉李太白寓江陵山東池州廬山而終於采石老蘇欲卜居嵩山東坡欲買田陽羨魏野之居陝州蘇易簡之居吳門孫光憲之居荆南陳堯佐之居嵩縣許奕許將之居闔張孝祥之居于湖姚勉之居筠州陳去非之居葉縣毋廷瑞之居大冶虞允文之居臨州鄧文原之居湖州楊孟載之居姑蘇袁可潛之居笠澤豈以其險遠馱跋涉耶

寧不作宰相

嚴挺之寧不作相不見李林甫崔隱甫寧不作相不見牛仙客

房瑄

司空圖詠房瑄詩云物望傾心久匈渠破膽頻注云



天寶中琯奏請遣諸王爲都統節度祿山見分鎮詔  
拊膺歎曰我不得天下矣琯建此議可以爲社稷功  
司空圖云匈奴破膽指此杜子美挽公詩所謂一德  
興王後亦指此事唐書因其陳濤斜之敗遂沒其善  
可惜也楊鐵崖詠史目之爲腐儒又以王衍比之過  
矣余故舉杜陵司空二詩以闡其幽房後謫廣漢有  
政績唐詩人詠房湖者多稱仰之今不悉記云

### 伴食

黃東發論盧懷慎賢於姚崇其說云懷慎身爲上相  
家無儋石孜孜體國至死益堅屬疾則念明皇倦勤  
將有儉人乘間之患遺言則薦宋璟諸賢以爲社稷  
無窮之謀豈區區材智之士平日私意雜擾一本無此四字  
矜眩目前以爲功必已出者能爾耶然則懷慎之爲  
唐計當於古人中求之史以伴食譏之是亦俗見也  
乎

### 審已

晉陸玩拜侍中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爲無  
人唐鄭棨聞拜相曰鄭五作相天下無人矣二子審  
已量力其視力小任重折足覆餗而猶不知止者有  
異矣



李德裕

李德裕以其君中興而鄭肅與之同心輔政牛李之黨翻覆如輪而肅又不與焉以肅視德裕才雖不逮德似過之矣

柳沆獻替比陸贄

廣德元年十一月翰林學士柳沆上疏請斬程元振於是削元振官放歸田里見于東坡文而唐書不爲沆立傳詞臣獻替不獨陸贄李絳也

補陸贄對德宗

唐德宗曰人言盧杞是姦邪朕獨不覺其然陸贄之對婉矣而未盡也奚不曰古之所謂姦邪者莽操懿溫是也其人皆有功于國有善及人時君倚之以成其惡是真姦邪也盧杞則異是杞之爲人無寸功於國無片善於身事事蠹政害民時時妨賢病國始則保朱泚之不反終則致朱泚之篡立車駕播遷宗社幾滅幸而反正天所贊也原杞之情與抽戈犯蹕者同定杞之罪與誤國無上者等寸斬不足以謝天下族誅不足以謝朝廷聖代之梟獍皇家之鯨鯢也姦邪二字不足以盡之臣以爲陛下改過當如太甲懲患當如成王而曰朕獨不覺其然是以梟獍爲鸞鳳



鯨鯢爲龜龍也王言如綸其出如綍天下聞之誰不解體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陛下勿以宗社再試哉世傳宣公對上語多訥曰容臣退而思之故張南軒云宣公只是詞臣非宰相才蓋指其爲相不能行而徒屢疏其言也

### 陸贄忌才

于公異露布爲德宗所歎賞陸贄忌其才誣以家行不至賜孝經一卷坎壈而終惜哉敬輿而有此也後人稱之智如子房才如賈誼子房何曾忌才如此

### 八相

鄭畋出將有破賊之功入相有運籌之益功成身退始終俊偉唐末諸相惟畋優焉自餘慶以下鄭氏之相唐者八人

### 韋月將崔善正

洛陽布衣韋月將上言武三思濁亂椒房浙西布衣崔善正上言李錡謀爲不軌身死而無益于事史且微其名噫亦可憐矣易曰壯於趾往不勝爲咎二子之謂乎

### 綱目減字

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云補闕喬知之有婢名碧玉美



色善歌舞知之爲之不昏昏與婚古字通用蓋言知之惑溺此婢不娶正室也綱目去不字而云知之爲之昏蓋誤以婚姻之昏爲昏惑之昏也字義不明文理不通矣綱目似此類極多蓋朱子門人趙師淵奉師命所編朱子固無與也師淵史學旣非所長而古文又未經心其疎舛固宜今人以爲出於朱子合于春秋殆魏子牟所謂承餘竅之鄙夫誠可笑也

張燿華

何恢有妓張燿華美而有寵阮佃夫頻求之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曰惜指失掌邪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此亦與綠珠事相類

升菴外集卷之四十三

集卷四十三

史說

十六



升菴外集卷之四十四

成都楊慎著

史說部

五代史

歐陽氏五代史譽之太過其實至云勝于史記此宋人自尊其本朝人物之言要其實未也史記自左氏而下未有其比其所為獨冠諸史非特太史公父子筆力亦由其書會粹左氏國語戰國策世本及漢代司馬相如東方朔輩諸名人文章以為楨幹也五代



史所載有是文章乎况其筆力萎靡不足窺司馬遷  
藩籬而云勝之非公言也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髡盜販袞冕戕巍吳  
暨南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閩陋荆蹙堯  
開蠻服剝剝弗堪吳越其尤牢牴視人嶺蠻遭劉百  
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興  
羣陰伏日月出燭火息故真人作天下同右六一公  
五代十國世家序也其文豐約中程精彩溢目歐文  
第一篇也李耆卿謂公之五代史比順宗實錄有出  
藍之色似矣然不知五代史本學史記非學韓也古  
云學乎其上僅得其中俗云搆高一丈墻打八尺信  
其然乎

蘇老泉云唐三百年文章非兩漢無敵而史之才宜  
有如邱明遷固而卒無一人可與范曄陳壽比肩公  
矣乎其論乎蓋雖韓愈順宗實錄亦在所不取也而  
宋儒乃以五代史並遷此不足以欺兒童而可誣後  
世乎

王朴

五代人才王朴爲冠其平邊策攻取先後宋興之初  
先平江南晚定河東次第不能易也外事征伐內修



文治其論星歷宋定欽天歷不能易也其論樂律宋作大晟樂不能易也其言有曰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近于知道矣五季之世而有若人邪

守淮

劉季裴曰自古守淮莫難于謝玄又莫難于楊行密謝玄以八千人當苻堅九十萬之衆清口之役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未全忠八州之師衆寡殊絕而卒以勝者扼淮以拒敵而不延敵以入淮也

粥飯僧

五代李愚爲相誠非經濟才廢帝謂之粥飯僧亦宜矣然其貧至無屋又欲依古以創禮其清儉好古何如哉後世欺君誤國納賄招權土功木妖與宮闕爭勝倍于偃月堂格天閣獻妻納女與嬪御爭麗倍于石季倫燕帖木又皆粥飯僧之罪人也

宋史

宋史表首稱相阿魯圖其實歐陽玄之筆也其爲卷六百文百萬言自有史冊以來未有若是多者也其自謂辭之煩簡以事文之今古以時蓋欲自成一代書而不強附昔人是也其可憾者有紀一事而先後



不同一人而彼此不同由修之者非一手也愚觀自古文籍至宋而憾焉非憾乎人也所憾於上之人壞古修史之法也史始於尚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尚書雖雜出然而紀一事自一篇自一人春秋則孔子特筆而門人一辭不能贊者矣春秋三傳各以其意釋經而其事傳焉若國語若世本若戰國策皆一家言自史記下十七代之書亦皆一人成之唐書雖文忠與景文共之然而卷帙互分兩美相合至元修宋遼金三史此法壞矣原其所以由胡人在位大臣寡學不欲中國之人擅其所長故不惟其人惟其官不惟其實惟其名其長不知所美其短不知所委其先後矛盾復何怪哉雖然豈始於宋哉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傳范兩家嗤之於後葉其傳卒亦不廣唐中宗世史司取士每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義稟監修辭從指授由是劉知幾謂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卒不能成其書也原宋史一書其實類此蓋漢唐皆文人相聚元則羯胡相參其形跡之拘忌義例之蒙昧豈特如漢唐人所譏而已嗚呼元所壞者宋一代史猶之



可也而其法遂使嗣代襲用之今日一代之史可以  
一人成不以爲駭則以爲狂矣其貽害於中國禍於  
斯文者可重爲慨也

### 宋統似晉

世之說者曰三代而下天下一統者漢唐宋而已秦  
晉及隋合而復分祚又不久不得比之矣余謂漢唐  
可稱一統宋僅與晉比爾不得並漢唐也宋自太祖  
開基僅得五代之土宇而河東江南閩蜀嶺南十國  
未平史氏未嘗以一統例書之至數年諸國始平至  
真宗而納幣於契丹矣四傳至神宗而王安石割七

百里地以獻遼矣至徽宗入虜而高宗稱臣矣河西  
河北之地則終宋之代未嘗得其土之一毛漢唐疆  
域不如是之隘而一統之日曾不得如西晉之久及  
其南渡以後享國差長於典午而氣息奄奄不啻倍  
焉當時有人問邵堯夫國祚不答架主取晉紀示之  
徽欽之事正符懷愍是宋之擬晉邵子固有說矣余  
嘗謂宋之得國非有深仁厚澤大烈顯功幸取於孤  
兒寡婦之手與劉知遠郭威無大相遠而趙普佐命  
不足比周之王朴况敢望張良李靖乎方是時曹翰  
欲取幽州并契丹普乃如忌而巧阻之以方興之師



而不能克久疲之遼仗全勝之勢而不能制蕞爾之  
夏景德之際寇準之謀不盡用而有靖康靖康之中  
李綱之策不肯行而有江左始也太祖太宗之時則  
奉夷狄如驕子繼而真宗仁宗之世則敬之如兄長  
至南渡則事之如君父矣晉之東猶振刷磨淬滅慕容  
容滅姚秦滅李蜀是蟲死不僵虎斃猶立也以此言  
之宋尚不得比晉而况於漢唐乎吾師李文正公樂  
府云晉之東非失據宋之南竟何處蓋確論也然則  
一統之盛過漢唐而追三代孰有踰我一手歟  
大明之今日乎

宋人多議論可厭

宋人議論多而成功少元人評之當矣且以一事言  
之張君房謂藝祖受禪歲在庚申庚者金也申亦金  
位當爲金德謝絳謂作京于汴天下中樞當爲土德  
程伊川謂唐爲土德故無河患宋爲火德故多水患  
甚矣宋人之饒舌也其君之厭聽也宜哉

百九十六卷元人進史  
表云論建多而成效少

胡應麟曰  
宋史共四

宋主禮儒臣

宋之君崇禮儒臣過於漢唐正史之所遺者有二事  
其一真宗臨楊礪之喪降輦步吊重其清介也其二



富弼母卒仁宗爲之罷春宴二事雖三代令主不過此也其後徽宗之待蔡京王黼南宋之待秦檜侂冑似道恩禮倍此然前之則如蕩子之交狎客後之則如弱主之畏豪奴豈曰榮遇美事乎書之祗辱

### 鐐子

宋仁宗游後苑還宮索漿甚急宮嬪曰大家何不於外宣索而受渴仁宗曰吾屢顧不見鐐子恐問之則所司有得罪者嗚呼仁宗信仁矣哉近世有達官因庖丁治蔥不如法笞之立死復有烹羊胃欠熟斃之於獄噫一介書生僥倖一官而視人命如草芥不有人禍必有天刑亦何不思之甚哉按爾雅銀之美者謂之鐐鐐子亦庖人之別稱音力吊切

### 蜀士

唐睿宗問蜀士於蘇頲對曰李白文章趙彘術數宋英宗問蜀士於歐陽修對曰文行蘇洵經術黎醇二事何其相類

### 安南

宋神宗問朱公掞欲再舉安南之師公掞對曰願陛下以禽獸畜之東坡代滕甫論西夏書云臣願陛下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



趙普

宋之多姦臣始于趙普宋之兵孱國弱亦始于趙普何也曹翰欲取幽州承周世宗一日取三關之餘威而遼國多隙取之必矣趙普亦知翰能之而嫉媚之心蓄於內阻抑之巧形于口太祖亦承五代之弊畏難苟安玩時愒日故從其言而金元之禍中國人類幾絕中國之地幾爲匈奴之牧馬場皆普一言喪宋社稷而兆數百年之禍也其渝金匱之盟罪猶在此下乎

大范小范

范仲淹鎮延安夏人相戒曰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也注大范名雍仲淹之父傳之至今無人知其誤者按范仲淹作范雍墓志云公諱雍字伯淳蜀人也爲龍圖待制振武軍節度使鎮延安卒謚忠獻又觀富鄭公作范文正公墓志云仲淹父名墉爲錢俶掌書記仲淹二歲而孤隨妣陳氏再適朱氏則雍豈仲淹之父乎相傳不考之誤至此世系且不明則史之善惡是非顛倒多矣

君子不可立黨

宋劉炎邇言云天下之士亦多矣豈獨登龍門與仙



舟者皆為賢而不在此選者盡不肖邪更相表題是自立禍梯又曰韓稚圭忠於所事天下無間言范文正勇於自任而朋黨之議起矣范公豈立黨者惟其立意則黨之召也

待制王質王文正子也扶病送被謫范希文願預黨人斬斬出鋒稜此文正公家所未有不幸小人連興大獄坐廢羣賢公竟痛飲發憤以卒悲夫

### 杜正獻

杜正獻公衍越人也自十五六詣河陽七十致仕寓南京十年薨未嘗歸越公嘗言天下人惟浙人褊急易動柔懦少立越殆無以係公之思與予嘗與越中二三君子交殆不然豈今古異邪為浙人者可勉也

### 杜常

詩話云杜常方澤在唐詩人中名姓不顯而詩句驚人今惟存華清宮一首孫公談圃亦以為宋人近註唐詩三體者亦引談圃而不正指其非唐人蓋不欲顯選者之失耳予又見范蜀公文集中有手記一時交游名流中有杜常名姓又宋史有杜常傳云杜常太后之姪能詩以史與談圃手記參之為宋人無疑

矣焦弱侯曰予親見杜常石刻後署元豐年月官太常丞



韓忠獻韓忠憲宗系

韓琦安陽人謚忠獻子三人長雍次冲次素見神宗御製碑其後雍改名忠彥仕至南陽開國公登宰席韓億靈壽人後徙雍邱謚忠憲子八人皆貴綱司門員外綜刑部員外知制誥絳字子華平章事繹職方員外維字持國龍圖端明翰林三學士縝字玉汝龍圖閣直學士緯比部郎中炳光祿寺丞閎閱之盛爲天下冠二韓公皆爲宰執一謚忠獻一謚忠憲獻與憲相近多混而子姓亦不知所出今據其墓碑行狀國史略公之

韓魏公防閑之疎

韓魏公爲西帥夜有偷兒携匕首至臥公曰可取吾首去賊止取金帶而去史以爲美嗚呼兵事貴嚴公於周身之防疎矣此其罪也而以爲雅量謬哉幸而賊有鉏麈之悔不然武元衡之禍作矣喪身辱國罪莫大焉

饒瓜亭

呂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其母劉氏不協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劉誓不嫁及蒙正登仕乃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之近世傳奇饒瓜亭亦緣此附會也



王欽若

吳巖李氏送湯司農歸朝序載王欽若與母賓古請赦天下宿逋自五代至咸平真宗從之遣使四出蠲宿逋一千餘萬釋係囚三千餘人由是遇之甚異不久入相仁宗繼立推廣先志亟改追欠司爲蠲納司欽若此事史不書當表出之亦憎而知其善也

宋相

宰相面取進止命坐之禮廢自范質始○張忠定公乞斬丁謂王欽若一疏至今光焰燿乎斗牛間○蔡文惠公齊丁謂許以知制誥不往見磨萊公被謗之碑○王欽若害寇萊公王拱辰害富鄭公

陳文惠公

或言古之相臣有批勅焚詔碎麻者忠諫則忠諫矣若遇中材以下之主以不敬罪之何辭以逭余答之曰陳文惠公堯佐爲相仁宗忽夜分有御封至堯咨不啓封來日奏曰今中宮虛位張貴妃有寵恐奸人附會請正母儀若誠此事臣不敢啟封仁宗首肯曰姑置之貴妃不果立此諫轉移於談笑間可謂一言興邦矣

陳文惠公堯佐起居郎七年爲丁謂所絀在外十五



年其不苟進若此戮鱷魚食饑民鑿太行之險護滑州之堤所至以政績顯

### 馮京

余觀氏族言行錄載馮京之父名式京生而雋邁不羣式一日取其所誦書題其後曰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馮京式既退官十一年京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荆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爲知子氏族錄宋人所編當得其實也傳奇馮商還妾事以爲京父考之此文京父未嘗爲商又不名商也小說不足信當依正史之傳可也

### 趙清獻不知周茂叔

宋世小說謂趙清獻公不知周茂叔余觀趙公贈周公詩云心似冰輪浸玉淵節如金井冽寒泉知之深贊之至無踰此矣或者初不相知而後乃相信耳

### 歐陽公

歐陽公使河東則議麟州不可廢使河北則謂脅從不可殺議河決則謂橫隴工大難開六塔河狹小不可受大河惟當增堤浚淤免民患在兵府考兵屯地理更爲圖籍在政府考官兵吏財集爲總自皆其所謂政事可以及物之實也



歐陽公少年夏日匿妓爲錢惟演所持乃於史書著其暴虐以報復之胡致堂司馬公已辨之而小說數家皆著其事嗚呼挾私仇於史筆亦何益耶  
祭歐陽公文積於中者洪乎如江河之停蓄發於外者爛乎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

### 蘇長公次公

元劉文靖云蘇長公愛孔文舉次公愛管幼安蓋氣質各相類云

### 東坡慕樂天

洪容齋隨筆言東坡慕白樂天因以爲號慎按南賓志云東坡西坡皆白文公故跡樊漢炳詩曰忠黃江上兩東坡二老遺風凜不磨人得矜誇知地勝天教流落爲才多以此驗之信然惜容齋未之引耳

東坡乞一言於徐仲車曰自古皆有才獨稱周公之才自古皆有功獨稱大禹之功以其有德以將之也東坡伊川戲語相失門人遂分川洛之黨非二公意也朱子學程之學故其毀垢東坡甚至云寧取荆公不用蘇氏吁怪哉予嘗以此事如王后蕭妃爭寵進武嬰以間之荆公瘳魂尚在必將貽骨碎之禍於朱



矣

魯仲連顏蠲

東坡於戰國之士取魯仲連顏蠲而皆惜其未聞道亦名言也

賈易

賈易言蘇轍制科試文謬不應格而濫進是時轍方不合於君相而易因誣之夫以轍之文章而猶曰謬曰幸曰濫小人之無忌憚何所不至

山谷詩紀地震

邇來后土中夜震有似巨鼇復戴三山遊傾墻摧棟厭老弱冤聲未定隨洪流地文割剝水虜沸十戶八九坐魚頭稍聞澶淵渡河口數萬河北不知虛幾州山谷此詩作於紹聖之年地震之異如此而史不書山谷之先金華人

蜀賢五相

謝疊山母制機墓誌宋中興張德遠虞仲信趙景溫游景仁謝德方五賢相皆蜀人也

劉恕剛毅

劉恕該洽剛毅温公平生所信倚王安石重之爭新法遂絕安石嘗笑公耽史而不窮經然安石窮經之



效視公耽史竟何如耶

溫公斥之云文勝而道不至猶朽屋而塗丹雘智井而幕綺纈烏喙而漬飴糖也

司馬溫公墓銘

范蜀公景仁作溫公墓銘曰皇皇我宋神器之重而熙寧初姦小淫縱以朋以比以閉以壅人不聊生天下詢詢險陂狡猾唱和雷同謂天不足畏謂衆不足從謂祖宗不足法而敢爲誕謾不恭赫赫神宗洞察于中乃竄乃斥遠佞投凶誅鉏蠹毒方復任公奄集萬國未克厥終凡數百言皆指熙寧姦邪之狀先師

李文正公樂府碑可毀亦可建蓋棺事久乃見不見姦黨碑但見姦臣傳信矣予友薛君采蕙嘗著論云易曰小人弗用必亂邦也夫小人之在位也或有創姦弊以變祖宗之法導逸欲以蠱君上之志基禍亂以召社稷之釁樹怨毒以失億兆之心懷苟且以誤國家之計行貪鄙以敗天下之俗害善人以塞衆正之路布私人以成羣小之黨故國家之亂不可救也雖然小人之在位也亂從之而生及其去也亂之生也不從之而亡何者姦弊作而舊章壞矣逸欲入而君志荒矣釁隙開而國勢危矣人心離而國本搖矣



大計誤而事機失矣風俗敗而名教頽矣君子遠而正道微矣小人盛而禍變滋矣故國家不幸而用小人不惟兆亂於一時又將遺亂於無窮有國家者畏小人不可不嚴也退小人不可不力也冢宰羅整菴云唐之禍亂本於李林甫宋之禍亂本於王介甫李之禍唐本於心術不端王之禍宋本於學術不正二公之言其亦有爲而發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

王安石

王安石行新法引用小人一時賢者非之皆遭貶斥其弟安禮安國及姪旒字元鈞旂字元龍皆不以爲是可謂寡助之至矣而安石不反已自省也元祐中安國貶死旒及旂亦坐貶遠方所謂爲法自敝以不愛而及其所愛乎○人君之愚闇柔弱不足以亡其國亡國者必剛愎明察之君也辟之人家不肖之子不足以破家其破家必輕佻而無檢者也在人臣則真小人不足以亂國其亂國者必僞君子也蓋真小人其名不美其肆惡有限僞君子則旣竊美名而其流毒無窮矣故唐之亡不在僖昭而在德宗宋之亂不在京汴而在王安石或曰子何以恕真小人余曰



子不觀白樂天詩乎狐假女妖害猶淺一朝一夕迷人眼女爲狐媚害卽深朝朝夕夕迷人心樂天豈恕狐哉○新法之行東坡力爭不勝擾擾垂二十年天下幾危温公革弊一新五年而呂大防劉摯調停之說起頴濱爭之又四年李清臣用而紹述之說起新法復行頴濱爭之不勝天下事去矣二公議論關係之大若此

劉呂二公彈王安石

劉摯彈王安石奏云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久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殷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其間又求水利淤田省併州縣難以徧舉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登政事堂其征利則下及歷日官自賣之至於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儂辯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變呂誨數其十罪曰慢上無禮見利忘義要君取名用情罔公商權財賂以私報怨怙勢招權專政害國凌轢同位朋姦害政當時奏疏詆之者多矣言之切當無如二公黃鄮山曰時有妻殺夫傷而未死安石力言特原之蓋非惟人言



不足恤人倫不復顧矣又曰安石交結近侍爲內助  
朱文公乃謂安石有節行不知此何等節行也孫固  
曰安石理財援周官泉府之文而爲桑弘羊孔僅之  
事又有詩曰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令必行本  
相盡露矣識者以爲古今第一小人信不誣矣

### 臯夔讀何書

王安石與公卿爭新法曰君輩坐不讀書耳趙閱道  
折之曰臯夔稷契所讀何書此言未足以折安石臯  
夔豈不學者耶若折之曰相公誤矣共工驩兜孔光  
張禹豈不讀書耶則能折其口而理亦協矣

王安石面罵諸公不讀書此正安石自道然孟子何  
必曰利一語安石尚懵然烏得云讀書○安石本效  
商鞅而才不及效桑弘羊而數不及文姦似王莽陰  
毒似李林甫引用小人則自三代以下姦臣無有其  
比也

### 鶴鶉獄

范百祿曰牽牛以蹊田而奪之牛此王安石鶴鶉獄  
也謂相牽引以入也

### 黨籍碑

宋元祐黨籍碑成於蔡氏父子其意則王安石啓之



也安石嘗作魯杜詩以寓意謂神姦變化自古難知辨之而不疑者惟禹鼎焉魑魅合謀蓋非一日太邱之社其亡也晚蓋以喻新法異意之人將爲宋室之禍也其後門生子婿相繼得政果鑄寶鼎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姓名于其上以安石比禹績而以司馬諸公爲魑魅呂惠卿載諸謝章曰九金聚粹畫圖魑魅之形自此黨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致戎馬南騫赤縣邱墟一言喪邦安石之謂也慎按安石之惡流禍後世有如此宋之南遷安石爲罪之魁求之前古姦臣未有其比雖後漢晚唐黨禍不若是其烈然彼乃宦者閹奴身爲惡而顯遭戮國史明著爲奸臣矣安石以文濟姦黨惡又衆至於後世是非猶舛朱晦菴作宋名臣言行錄以王安石爲名臣與司馬光並列夫司馬光與安石所爭者新法也新法之行是則諫沮新法者非安石爲名臣則司馬光不得爲名臣矣今著名臣錄自擬於春秋而光與安石並列則是石礮與州吁皆爲忠臣崔杼與晏嬰皆爲義士而孔子可與少正卯同列孟子可與儀秦齊班乎其微意不可知豈暗用紹聖調停之法于史冊之間乎朱子平生功業不可見而去取如此可疑也且司馬作通



鑑書諸葛亮入寇公作綱目正之當矣然通鑑所書  
因乎陳壽名臣錄公之進安石則未有因也公之特  
筆而天下後世雖兒童走卒未有一人之見同焉者  
也或曰公之取安石憎而知其善也爲其護細行有  
經學與文章也噫是又不通之甚矣憎而知其善者  
小惡而可改者也若夫引羣邪害衆正誤人主亡社  
稷此元惡大愆雖有小善不足言矣王夷甫褚彥回  
未嘗不護細行孔光張禹未嘗無經學李斯曹操豈  
不能文章史固未嘗假借之也予又見他書載金兵  
入汴見鑄鼎之象而嘆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  
久長遂怒而擊碎之夷狄猶知惡安石而大儒朱子  
反尊崇之何故安得起公九原而一問之邪

半山詠孟子詩云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  
寥此欲尚友孟子也次首詠商鞅云今人未可非商  
鞅商鞅能令令必行此又仰思商鞅也蓋其立言則  
欲學孟子變法則欲師商鞅卒之孟子不可學而專  
師商鞅焉其用人則對伊川曰使小人變法使君子  
守之卒之君子盡逐斥而小人純用焉生於其心害  
於其政有如此孟子之沉魄浮魂半山詩語當笑於九原  
矣其歸金陵後作龍賦曰常出平害人而未始害人



常至於喪已而未嘗喪已則其既敗事誤國之後自  
解嘲之詞乎然就其言論之龍本利見何嘗害人其  
或害人者孽龍也龍能存身何嘗喪已其或喪已者  
乖龍也公其秉孽龍乖龍之精者乎又其退居後詠  
金山詩云只有此中堪曠望誰令天作海門山此猶  
是欲涸梁山泊爲田之餘意余獨愛其詠倉頡四句  
云倉頡造書不詁自明嗚呼多言祇誤後生所謂多  
言誤後不知指誰此豈鬼擘其口使出此言如自跋  
其字說乎陳了翁楊龜山之力辨不若其自懺也又  
歸田後詩曰勛業無成照水羞黃塵入眼見山愁則  
其羞惡真心之發噫晚矣若夫其捨宅爲寺捨田爲  
供乃宦官宮媪之所爲而公爲之不知何見蓋小說  
謂其嘗見鬼怪引王雱如地獄受罪形故有此舉豈  
斥竄諸賢忠魂義魄所感而令其呈醜于史冊耶以  
斯人而從祀孔廟汚蔑極矣

宋人議論不公不明

弘治中餘杭有周德恭

今按周德恭名禮所著有綱目發明

評王安石

爲古今第一小人又曰神宗之昏惑合赧亥桓靈爲  
一人者也安石之姦邪合莽操懿溫爲一人者也此  
言最公最明矣予嘗謂王安石之爲相大類商鞅鞅



之進由闡人景監安石之得君由宦者藍元震商鞅  
設誹謗之禁而安石置邏卒之察鞅力排甘龍杜摯  
之議安石力彈言新法之人秦之亡由商鞅宋之亡  
由安石安石嘗有今人未可非商鞅之詩是其本相  
盡露先姦後姦其揆一也朱子以安石爲名臣與司  
馬公並列審如此商鞅亦當與孟子齊名矣程子謂  
新法之行吾輩激成之此言亦非譬如醉者酗酒擊  
人醒者必羣起力救不能止醉之酗而反罪醒者之  
救可乎諺云無柰冬瓜何捉着瓠子磨其言雖俚其  
事實類也此言一出遂爲後日調停張本陸象山作  
王安石祠堂記全祖此意終宋之世安石父子配享  
孔廟而無一人公言至理宗獨見乃黜去之以此等  
議論有以入之深也安石之誤國生遇孔子必膺少  
正卯之誅而其死也公享之於廟庭私祠之於州縣  
是宋人之議論不公不明舉世皆迷且邪矣

### 鄧山正論

黃鄧山答蜀人黃制參有大書曰考亭於介甫愛而  
不知其惡於東坡憎而不知其善迹則誠有之然特  
激於江玉山一時往復之書然爾玉山極口稱譽東  
坡考亭方辨之玉山再護東坡則考亭遂深求東坡



之短遂有寧可取介甫之說介甫因此得考亭救得  
數語考亭有性氣此一時有激不平之言非平日議  
論之正也介甫亦可謂僥倖甚矣然其苗脉亦從爲  
伊川護法中來甚至介甫作詩罵昌黎而考亭亦以  
其詩爲是平生克治其身如考亭因爲門庭有此等  
偏處亦不自覺則後學可不深自警也哉鄧山朱子  
門人之門人也其言如此可謂朱子之忠臣矣然朱  
子此論非特有激於汪應辰其陰拱介甫之意往往  
發見余觀張南軒與朱元晦書曰聞兄在鄉里因歲  
歉請於官得米儲之而春秋償其所取之息或者妄  
有散青苗之譏兄聞之作而言曰介甫獨有散青苗  
之一事是耳奮然作社倉記以述此意甚以爲過矣  
是乃意之所加不自知其偏者也不可作小病看異  
日流弊恐不可言南軒此論可謂朱子之諍友矣朱  
子他日又錄安石爲名臣而躋之韓范富歐之間此  
豈亦有激於何人乎嗚呼於東坡乎何損於半山乎  
何益獨可爲大儒惜耳朱子學孔孟者也孔孟平日  
之論曷嘗譽驩兜而貶元凱乎朱子嘗謂陳同甫躋  
漢唐於三代是精金頑鐵作一鍋銷朱子以安石與  
韓范齊名何不分別金鐵之甚邪



王安石之誤國極矣死而從祀於孔子廟并其子雱以其小人之黨盛也楊龜山力闢之而不能勝至南渡以孝宗之賢而猶惑之以爲真聖人也乾道五年建寧布衣魏掞之請罷安石父子從祀不聽至理宗淳祐元年始黜之小人之黨易於欺世如此撫州有安石祠陸象山作記余曰祠不必立記亦不必作安石何功合於祀典乎

王安石乞解機務劄子皆狠愎不遜之語紛更一念之私所在而見

### 范石湖

王安石呂希哲忽天下之常一命之曰流俗再命之曰異議三命之曰姦黨自今觀之其天定矣俗也異也姦也皆天下之常而已按石湖此文太糊塗當云斥君子之朋豈不明白而曰忽天下之常何語也

### 洪平齋挽荆公詩

君臣一德盛熙寧厭故趨新用六經只怪畫圖來鄭俠豈知奏議出唐垌掌中大地山河舞舌底中原草木醒養就禍胎身始去依前鍾阜向人青李文正公曰此詩五十六字春秋也

### 詠王安石



劉文靖公因書事絕句云當年一線魏瓠穿直到橫  
流破國年草滿金陵誰種下天津橋上聽啼鴉宋子  
虛詠王安石亦云投老歸耕白下田青苗猶未罷民  
錢半山春色多桃李無奈花飛怨杜鵑二詩皆言宋  
祚之亡由於安石而含蓄不露可謂詩史矣

歷代名臣奏議

宋寧宗時武學生華岳池州人上疏極數韓侂胄之  
惡其略云程松之以納妾求知倪僎以售妹入府蘇  
師旦以獻妻入閣黜陟之權不出於陛下而出於侂  
胄是吾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侂胄而出於蘇師  
旦周筠是吾有三中國也書奏侂胄大怒下之大理  
貶建寧園工部郡守傅伯成憐之命獄卒使出入無  
繫伯成去郡岳遂庾死獄中岳之忠節灼灼如此近  
觀歷代名臣奏議及宋諸臣奏議可謂詳備而岳之  
奏不在其中乃知古忠臣義士湮沒不聞者多矣故  
表出之

趙師彛

趙師彛字從善號墻東趙千里姪也尹京有政聲戮  
杭州姦僧尤奇嘗學犬吠以媚侂胄其後韓侂胄敗  
有贈之謔詞侍郎自號東墻曾學犬吠村莊今日不



須搖尾且尋土洞深藏弄即古擇字觀其字曰從善蓋取擇其善者而從之義也

俗士多訛其音

王庭珪

陳桎續宋元綱目書王庭珪送胡銓詩逢秦檜之怒分注云貶辰州以死按鶴林玉露云王庭珪自檜死後還家年八十九歲孝宗召見年老足弱令一孫扶上殿孝宗慰諭再三特官其孫以此考之庭珪未嘗死於辰州也後世多以正史證小說之誤小說信多詆訛然拜官召見昭昭在當時耳目必不敢謬書如此是小說亦可證正史之誤也緣定字一時信筆辰州下多增以死二字爾

升菴外集卷之四十四



升菴外集卷之四十五

成都楊慎著

尚史說部宋元金平韓世忠大將陸倫昌趙子益

宋贈鄂王岳飛謚忠武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

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歿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

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為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

觀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

實仍采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昔孔明

外集卷四十五

史說



之志與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效以或殊在秉  
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古今之同辭賴及子孫將  
與山河而並久然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  
論當稱忠武爲宜  
宋中興戰功不紀武穆曰李洙軍口不出稱問本  
宋乾道二年定中興十三處戰功張俊明州吳玠和  
尚原饒風嶺殺金平韓世忠大儀劉錡順昌張子蓋  
海州李寶海道邵宏淵正月浦橋虞允文采石李道  
光化次湖劉錡皂角林王宣汲靖確山凡十三而不  
及岳武穆蓋秦檜之黨猶存掩之也

施全

朱文公云舉世無忠義這些正氣忽自施全身上發  
出來此正論也足以慰忠魂于地下矣續綱目書施  
全刺秦檜不克而歿亦本於文公遺意也近有人語  
予曰今之岳廟多鑄賊檜像跪縛于門外亦當鑄施  
全像坐于檜上持刀砍檜庶爲得之併識其語於此

張俊張浚二人

張俊附秦檜而傾岳忠武者張浚廣漢人嘗稱飛忠  
孝人也及飛冤歿後高宗納太學生程宏圖之奏昭  
雪光復浚與參贊陳俊卿悲感嘆服浚爲都督俊爲



樞密劉豫遣子麟姪猊合兵七十萬犯淮西張浚聞之以書戒張俊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也此見張頴所著岳飛傳浚與俊豈可混爲一人哉今之士夫例以傾岳爲浚之短不知受誣千載如此陳白沙詩秦傾武穆因張浚白沙自語錄擊壤集外胷中全無古今無怪其然而舉世懵然予故詳著以見賢者之不可厚誣考古之不可不精議論之不可輕立而益歎今人之不知學也

胡應麟曰與秦檜同陷飛者浚也  
因酈瓊之軍與飛異同者浚也

虞雍公功烈名允

虞雍公戰伐之奇妙筭之策忠烈義勇爲南宋第一與張魏公相上下特魏公有南軒爲之子而朱子亟稱之遂大顯揚雍公無人發其茂績耳簡池劉巨濟序虞公奏議云余讀雍國忠肅虞公奏議二百二十有七篇而慨然有感世但知采石之戰以七千卒卻虜兵四十萬者功偉然忌者猶曰適然豈知公于紹興辛巳之前已因論對面奏虜必叛盟兵必分五道正兵必出淮西奇兵必出海道宜令良將勁卒備此二境其先事之識已絕出乎衆人之表矣及虜叛盟上令從臣集議公獨言虜兵必出淮丞相善其言而



未果行及遣公勞師采石事已大壞公以書生收合  
匹卒激厲諸將施置于倉卒之餘而破虜於俄頃之  
間嗚呼非胸中素所畜積忠誠足以動天地感人心  
而作士氣未易成此偉績也而曰適然可乎自昔狃  
勝者必忽其餘憂公又令設備於瓜州其他區畫悉  
各精密而不苟虜遂遯去乃徐請車駕還行都歷歷  
見于奏疏也余切妄論宋朝多議論少成功雖盛時  
猶然也况積習消磨之餘夫人皆喜逸而惡勞圖安  
而懼危中興以來前有張魏公後有虞雍公爲國家  
任其勞當其危者也彼不少愧焉而又忍短毀之乎  
邱文莊公語先太師曰古今水戰采石比赤壁尤奇  
且難周瑜主將而允文書生也瑜握重兵而允文空  
拳也瑜有孔明爲犄角而允文隻手也以此較之難  
易見矣可謂不易之論

虞雍國忠肅公守唐鄧欲取長安事

雍公旣成采石之功朝廷付以襄漢上流重任公知  
唐鄧勝勢可以牽制虜兵則隴右之師可以平取長  
安章奏凡十餘上且曰朝廷必欲割唐鄧以和臣卽  
挂冠而去是歲六月孝宗受禪盡棄陝西新復州郡  
省符以公知夔州又割海泗唐鄧以和着山任燮曰



諸葛孔明草廬中與昭烈論取天下先取荆益待天下有變則一軍出隴右一軍出荆襄亦欲犄角取雍爾其後關羽已失襄陽則孔明右臂已斷天下形勢非復草廬中所料矣是故魏延嘗欲以奇兵取長安孔明不從蓋無犄角故也天若祚漢關羽尚在襄陽孔明以大軍出隴右而許洛之間又有徙都之警則孔明可以端坐而得長安何至乘危徼幸用魏延之策哉自頃中原有事采石成功天下形勢孔明欲而不之得者一旦在我而以再從虜人市和之詐失此機會可扼腕切齒矣慎按虞允文采石之戰陝西州郡盡復歸宋允文城唐鄧而虜將蕭定遠以四千騎夜走汴矣唐鄧間士民爭持牛酒拜馬前邯鄲之民健武者聚義兵千餘人遮殺其歸卒以待宋師而宋師不至武遂遇害當時人心時勢如此若從允文之策恢復在指日矣何以言之岳武穆之世金國方興而兀朮斡離卜皆善用兵取之亦不易海陵之主無道遇弒國又無將取之比武穆之勢極易而宋之君皆孱主臣皆姦邪失此機會樓船載國胥沉于海非不幸也自取也○允文城唐鄧欲取長安事不見于史而見於任燮之文健武遺民之忠勇亦不見於史



而見于范成大之北轅錄予特表之

海鱸船

采石戰艦曰蒙衝廣而確曰海鱸輕而駛紹興辛巳  
逆亮至江北掠民船指麾欲濟虞允文伏舟七寶山  
後今日旗舉則出伺其半渡卓旗于山人在舟中踏  
車以行船但見船行而不見人虜以爲紙船也舟中  
忽發一霹靂礮蓋以紙爲之而實以石灰硫黃礮自  
空而下墜水中硫黃得水而火自水跳出其聲如雷  
紙裂而石灰散爲煙霧眯其人馬之目只尺不相見  
遂壓虜舟人馬皆溺大敗之楊誠齋海鱸船賦序

任盡言

宋直秘閣任盡言字元受着山人元符諫官伯雨之  
孫紹興從臣中先之子有詩文集楊誠齋序之謂其  
詩文孤峭而有風稜雄健而有英骨忠鯁而有義氣  
集今罕傳予於羣公四六中見其賀湯侍御鵬舉啓  
專言秦檜之惡其略曰請言自古之姦臣無若亾秦  
之巨蠹公攘名器報微時簞豆之恩擅立刑誅箝當  
代縉紳之口制同列如挾兎斥異議如放豚厚鷹犬  
之養而搏噬已憎疏鷓鷯之行而孤危主勢受其頤  
指捷若影從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實事不聞而聞



事不實私富貴之龍斷豈止使子弟爲卿奪造化之  
鑪錘大不許人主除吏忠義扼腕知識寒心上愧漢  
臣初乏朱雲之請劍下慚唐室未聞林甫之斲棺遂  
令存沒之間備極哀榮之典凡千餘言可謂古之遺  
直不愧其祖矣誠齋風稜義氣之言良非溢美乎余  
又因此見高宗之庸懦生旣誤用檜及檜歿謂內侍  
曰朕今日始免靴中置刀矣旣知其惡而歿猶以王  
爵贈之雖三尺痴童不爲也宋之亾也晚矣○南宋  
有張扶者請秦檜乘副車呂愿中作秦城王氣圖檜  
歿高宗曰朕今日始免滕禩子帶七首

察見淵魚

鄧山曰察見淵魚者不祥知料隱慝者有殃楊德祖  
之解讀碑不如隰斯彌之止伐木也況變童注鏐瓶  
之沸湯賂人量檜寢之尺寸哉

兼容爲寬

宋朝侍講無出於伊川矣伊川自謂乏范內翰祖禹  
溫潤之氣論事無出於東坡矣東坡見公之奏至不  
肯自出其藁當元祐時已豫言范純仁以兼容小人  
爲寬天下事豈堪小人再壞公言不用元祐一變爲  
紹聖天下事遂去矣



張直柔

蔡京在政府問人才於族子子應子應以張直柔對  
招以門館直柔教京子弟習走京愀然召與語張遂  
薦楊龜山直柔名鬻

不善解人

楊龜山曰孫權疾張溫名盛駱統表理之裴松之以  
爲揚膏助燎也田蚡正怒灌夫竇嬰乃言夫勇冠三  
軍宣帝怒蓋寬饒鄭昌乃言猛虎在山藜藿不採此  
不善解人者自崇寧迄宣和寬卹之詔歲一舉之宜  
之通衢而人不聽挂之牆壁而人不視以其文具而  
實不至也○黃東發曰自知其必能相而相者古今  
一伊尹也自知其必不能相而不相者古今一鄭五  
也人皆曰必不能相已獨曰必能相者滔滔皆鄭五  
之罪人也嗚呼伊尹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鄭五斯  
可矣又曰蔡之初相獨驚怪而固辭其進甚明也唐  
末諸相率植黨與以持之蔡之旣相獨致仕而速去  
其退甚明也進退如此不賢而能之乎又跡其平生  
守廬州而盜不入境留緡錢而盜不敢犯亦有過人  
者不謂之賢不可也嗚呼宋之論議不明好繩古人  
以尺寸而論其當時之人才則賢否倒置王安石有



引小人覆宗社之罪乃以羣姦之護法而尚入名臣之錄呂希哲受張邦昌僞官而以呂東萊之爲孫乃亦預清流而免姦籍好惡之不公如此良可嘆也

### 郭邵

郭林宗生亂世而皇皇邵康節生治世而熙熙其爲超然之趣則同

### 資縣磨崖跋

資中一王褒也資縣之士曰吾王子淵也資陽之士曰吾王諫議也兩邑皆社而稷之磐石一趙達也內江之士曰吾趙莊叔也資縣之士曰吾趙狀元也資陽之士曰吾趙棲雲也三邑皆尸而祝之洪雅耆州之祀田表聖綿州潼川之志蘇易簡亦然或以訊子曰是不勝其爭請子定其是余曰無以爲也其爭也君子小人斯懼矣子不見秦檜史彌遠乎子孫貴顯譖牒分明有問之曰子秦太師後乎子史丞相裔乎必蹶然不悅怫然怒矣嗚呼善善不止及其子孫又淑其鄉人惡惡不止其身又病其子孫名教之嚴如此人其可不勉於善哉故曰其爭也君子小人斯懼矣

### 貞女正士



劉執齋侍郎云貞淑之女固不厭於容華剛正之士亦何嫌於才美斯名言也衛莊姜班婕妤何曾不丹華而靡曼顏清臣文信公何嘗不麗藻而英辭貞淫在性不在色賈南風之短黑陳金鳳之形陋其淫彌甚忠邪在性不在文李林甫之寫弄麀安祿山之不識字其惡彌章

古人僞作外夷文字

余嘗疑穆天子傳西王母歌詞出于後人粉飾且山海經載西王母虎首鳥爪形既殊異音亦不同何其歌詞悉似國風乎又觀後漢書朱輔上白狼王唐鼓歌三篇音韻與漢無異愈可疑也唐新羅王獻詩其句法與中唐人若合契宋大中祥符間注輦國入貢上表表辭極偶麗中有云輒傾就日之誠仰露朝天之款臣賤如芻狗微類醢雞虛荷燭幽曾無執贄究其文筆與當時翰苑何差言語不通之國未必能集老莊之玄言習徐庾之麗句也當時天書尙可人爲况外夷之貢志在互市罔利諭以導之無不可者書之史冊不待智者能勘破矣

契丹崇儒

契丹太祖初立卽祀孔子從其太子倍之請也祀孔



子而黜佛尤爲高識又繪古直臣象爲招諫亦可嘉也

### 吳越王

五代十國世家除劉旻爲漢氏子孫餘多僭亂以有其國吳越獨奉命而有之安靜百年以歸于宋三世四主靡聞失德是時天下皆靡爛於爭戰惟兩浙不知爲五代可謂大有功于民哉然則牛斗之祥夫豈偶然蘇子瞻表忠觀碑其言公矣司馬溫公通鑑載吳越王錢弘佐年十四卽位溫恭好書禮士問倉吏今蓄積幾

何曰十年王曰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歐陽永叔五代史乃云錢氏自武穆王鏐嘗重斂以事奢侈下至魚雞卵殼必家至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簿于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笞數笞已則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百餘人不堪其苦歐陽史司馬鑑所載不同可疑也胡致堂曰司馬氏記弘佐復稅之事五代史不載歐陽修記錢氏重斂之虐通鑑不取其虛實有證矣予按宋代別記載歐陽永叔爲推官時昵一妓爲錢惟演所持永叔恨之後作五代史乃誣其



祖以重斂民怨之事若然則挾私怨於褒貶之間何異於魏收輩耶

蒲禹卿

蒲禹卿成都人王蜀之世對策直言擢第一及宗衍欲至天水禹卿上疏諫曰天水之地遠惡難行險棧欹雲危峰挿漢石唯微雨則摧閣道稍泥則滑那堪叱馭豈可鳴鑿况玉京金闕寶殿珠樓內苑上林瓊池瓌圃香風滿檻瑞露盈盤鈞天之樂奏九韶迴雪之舞呈八佾何必須于遠塞看彼荒山且蜀國從來創業多乏永謀或德不及於兩朝或祚不延于七代劉禪出降於鄧艾李勢遽歸於桓温皆爲不恤直言以致亾國宗衍不聽至鳳州已遇敵不一年而亾

張千載

千載字毅甫廬陵人文山友也文山貴顯屢以官辟皆不就文山自廣遠至吉州城下千載來見曰丞相赴京某亦往遂寓於文山囚所側近日以美食奉之凡留燕三年潛造一櫬文山受刑後卽藏其首仍尋訪文山妻歐陽夫人於俘虜中俾出火其尸千載拾骨寘囊弁櫬南歸付其家葬之次日其子夢父文山怒云繩鉅未斷其子心動毅然啓視之果有繩束其



髮衆服公英爽可畏劉須溪紀其事贊于文山像後  
曰間居忽忽萬古咄咄天氣慘然如動生髮如何尋  
約亦念續芻豢其英爽猶累形軀同時之人能不顙  
泚咎忌其生今妬其死

劉須溪

廬陵劉辰翁會孟號須溪于唐人諸詩及宋蘇黃而  
下俱有批評三子口義世說新語史漢異同皆然士  
林服其賞鑒之精而不知其節行之高也余見元人  
張孟浩贈須溪詩云首陽餓夫甘一死叩馬何曾罪  
辛巳淵明頭上漉酒中義熙以後爲全人蓋宋亾之  
取於民遣使拓雲南金遣使往馬八國求奇寶責安  
南陳氏以金人代身其黷貨如漢桓靈然則史謂其  
信用儒術愛養黎元皆溢美也比之以晉隋南北五  
代之君猶有慚德而與漢唐宋聞基之主一列於二  
帝三王之次同享萬世之祀竊有憾焉此近日江南  
之論如此邇年

聖明獨斷去元世祖像禮官猶以舊制當遵不思  
高廟祀之者聖人之仁今

上去之者聖人之義道竝行而不相悖也

曾義山



元至正間瑞州上高縣有術士曾義山世居縣十五里胡蘆石畔嘗開卜肆於縣南之橋埠有瞽而丐者日過肆前義山必禮而與之語或啖之果餌久之丐者告山曰明日有三人共一目來者有異術君宜叩之明日果有眇一目者曳杖導一瞽人過肆山隨之拜於縣北之鷓鴣洲一瞽者曰當以小撓爲誓遂以其書授山且畫沙指訣盡其秘妙其書名銀河棹山後占卜如神邑人皆知豫避紅巾賊行掠無所得恨欲殺之隱匿縣西觀音閣得免遂不復行其術密藏其書于胡蘆石洞中臨終謂其子曰某月某日有劉氏於秦川以禦蜀漢正始中母邱儉討句驪徙其餘種于滎陽履霜堅冰蓋非一日終致五胡瓜分而猾夏雜種雲擾而亂華吞噬神臯邱墟帝宅紫陌移於黽穴赤縣翦爲龍荒幾二百年生民一何不幸哉夷狄之禍兆端於元海濫觴於元魏洋溢於遼金滔天于蒙古極矣非我太祖一驅除之生民之類將滅矣所以功高湯武而治比堯舜非以此哉

元世祖祀於帝王廟

今帝王廟元世祖亦得與祀蓋以國家統緒所承也



按世祖之立國貶孔子爲中賢第儒流於倡後國有  
大事華人仕於其朝者雖大臣不得與聞臺省正官  
非其族類則不任其賤士似秦始皇尊事沙門其名  
爲帝師者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專席於座隅  
與其君同受羣臣朝賀帝后妃主皆受其戒所以敬  
禮之者無所不至其奉佛如梁武帝蒙古之制凡攻  
城不降矢石一發得則屠之其殘忍如曹操命西僧  
楊璉真珈伐故宋諸陵其貪暴如項羽征日本則十  
萬之師棄於海島憤其敗衄復欲征之其窮兵不仁  
如隋煬帝用姦臣阿合馬盧榮桑歌輩頭會箕斂以  
後須溪竟不出也與伯夷陶潛何異哉同時合志者  
如閩中之謝臯羽徽州之胡餘學慈谿之黃東發峨  
眉之家鉉翁自以中國遺人不屈犬羊不知其幾宋  
朝待士之效深矣

王旭

元人王旭上許魯齋書云僕以聖賢望先生而不敢  
以世俗待先生者待先生也昔孟子辭萬鍾于齊先  
生所以眷眷於此其必有以處此矣何如返蘇門之  
舊隱卧西山之白雲遠斥洙泗之微言近考伊洛之  
正派旭也不敏請搢衣以書先生於文公之後觀其



意蓋深不與其仕元而欲其爲伯夷也嗚呼旭亦豪傑之士哉

彈文

元人彈燕帖木兒文或納女呈婦於朱溫或售妹獻妻于侂冑上句指張全義敬翔下句指倪僎蘇師旦也倪蘇事宋史不載見于小說耳

內夏外夷

漢宣帝時徙羌於三輔其後光武以南單于款五原塞又居匈奴於雲中兩河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魏武帝徙武都姓過吾家取書畀之戒不可洩後劉公伯溫官江西高安果經山家其子如山言授之遂棄官歸青田見太祖于金陵今獻彙言小說乃云劉公得石匣兵書乃瞽史詞話以欺愚人者君子可信之而立言哉

陳張二寇

高廟云陳友諒剽而輕其志驕張士誠狡而懦其器小其後二寇之敗卒如聖料比之漢高之料項羽過之矣

趙天澤

趙天澤蜀新都人與同邑杜圭明春秋齊名棄官薄



游江南無貴賤皆倒屣迎之最善括蒼劉公伯溫一日行省大臣論江左人物天澤首以伯溫對衆愕然疑且竊笑之趙公退而贈劉公文曰蕭何拔韓信玄德師孔明非信任之篤則泚水之奇八陣之妙何由照耀後世其文載于翊運錄中方劉公之未遇也授之以下法者曾義山而深奇豫識者趙公也趙有吳江月下汎舟詩云餘霞斂遙岑微靄生近浦江行得良夜月出鳴柔櫓茫茫天欲流歷歷星可數水螢明乍滅沙禽或翔舞此意與誰同三高渺千古

張文成贊徐有功

躡虎尾而莫驚觸龍鱗而不懼鳳時鴟梟之內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能遠害愚嘗謂爲大將者爲太公望易爲郭子儀難輔幼主者爲周公易爲孔明難爲刑官者爲臯陶易爲有功難誰謂後世不及古人乎

龍頭蠆尾

三國志云管寧爲龍頭邴原爲龍腹華歆爲龍尾予謂華歆爲蠆尾近世山西以喬白崖王虎谷王瓊爲河東三鳳評者謂白崖虎谷爲二鳳王瓊爲一梟



升菴外集卷之四十五終

升菴外集卷之四十六

成都楊慎著

瑯琊焦竑竑編  
汝南桂有根校

子說部 老莊

嚴君平註老子

嚴君平註老子其文奇世多未見如云肝膽為胡越  
眉目為齊楚又云生不枉神死不幽志又云天地億  
萬而道王之衆靈赫赫而天王之僕者穴處而聖人  
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蹠實而麒麟王之  
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



並流而江海王之又云言為禍匠默為害工進為妖式退為嬖容嘗鼎一臠可知其味也

老子述而不作

楊龜山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老子也老子五千言以自然為宗謂之不作可也朱子

曰某亦疑此語只以曾子問中言禮數段證之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聘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

三皇五帝之書如五千言亦或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未可知也蓋列子引皇帝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

也此說見朱子大全答汪尚書書慎按佛經三教論曰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為尹談蓋述而不作也又

按莊子引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外無內則容成氏固有書矣老子述而不作此又其明證

彭為彭祖者

### 朱子立牝解

牝只是木孔承筍能受的物事如今門櫬謂之牡鑲則謂之牝鎖管便是牝鎖鬚便是牡雌雄謂之牝牡可見立牝者謂是至妙之牝不是那一様底牝

###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辨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古今解詁者多矣朱文公楚辭



後語反復數百言又盡斥穎濱半山之說而卒不得其要旨諸家之說或改營爲熒訓曰光魄又謂營魄卽魂魄殆不可曉余謂至道不煩言之易而行之難今言之尚朦朧如侏儒夷言商謎隱語何以行之哉余觀黃庭經云魂欲上天魄入泉本作淵還魂返魄道自然注云拘魂制魄令不動作動作卽營也大抵魂魄相合則生魂魄相離則死載其營爲之魂魄使之抱一而不離老子之旨如此不必費辭說愈支離也喜怒亡魂卒驚傷魄魂在肝魄在肺魂靜至道不亂魄安得壽延年也

### 夔說

夔說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謂無之所以爲用者以有轂輻也無之所以爲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其廢轂輻於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而坐求其無之爲用也則亦近於愚矣此論甚工

### 五色令人目盲

盲音蒙與五音令人耳聾叶越絕書內視者盲反聽者聾

### 寵辱若驚

寵辱若驚言寵卽辱也驚寵是驚辱也貴大患若身



言身卽大患也貴身是貴患也驚寵與辱同則無辱  
矣貴身與患同則無患矣何謂寵辱寵非寵也實乃  
辱也分寵與辱妄見也以寵爲辱真見也寵爲下言  
福兮禍所伏也辱爲下世人孰不知之寵爲下真人  
然後知之得之若驚驚而喜也喜其無故一朝而得  
也而不知天降之辱也失之若驚驚而悲也悲其忽  
然胡爲而去也不知天去其辱矣是謂寵辱若驚驚  
者易動而無形者也過則虛矣何謂貴大患若身吾  
所以有大患爲吾有身心是惡源生一無生字與憂俱生  
形爲罪藪養形實養患也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稿木  
死灰吾喪我矣焉攸患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  
天下推而廣之亦曰貴身之人不可以寄天下也愛  
以身爲天下乃可以托天下引而伸之亦曰驚寵之  
人不可以托天下也河上公李軌蘇子由林希逸劉  
會孟諸家解此不特失老子之旨并其文法而昧之  
昨晤張汝玉夜宿汝玉深于老氏之書者也其言犁  
然有當于予心予曰是言也苦縣之沈魄首肯而柱  
下之浮魂擊抃乎爲衍韓非解老一篇附之老子疏  
并書一通詒張子焉

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



此二句倒文法冬涉若與畏四隣若猶既倒其文又加二兮字妙絕古今而解者不知猶與遲回不決之意二字分而用之○戰國策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決史記注鄒誕生猶音以獸切禮記與音豫崔浩曰猶猿類卽狃也性多疑故以比不決者狐性亦多疑渡川必聽冰聲冬涉川聽冰而後渡則豫定是狐類畏四鄰不能保其同類則猶定是狃也深得老子之旨今解者以爲人涉非○酉陽雜組狐性好疑馳性好豫馳猶通

### 仍字

攘臂而仍之又仍無敵攘無臂漢執文志據行事仍人道仍訓因也古文中亦鮮用仍字

### 華實

後漢書引君子處其厚而不處其薄居其實而不居其華虞喜志林曰諸葛恪不納呂岱十思之言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也又魏書云曹子桓不字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庶子劉楨家丞邢一作暉也選詩春華與秋實庶子及家丞一作又陳書云總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

### 明道若昧



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太白若辱  
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  
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文皆用韻三句一易李斯秦  
山刻文其祖此乎  
大音大器  
干霄蔽日巨木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椽棧故曰大  
器晚成龍吟虎嘯希聲也尚頰舌之感必下於蛙黽  
故曰大音希聲

古文八字四韻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足與辱逗韻止與殆逗韻蓋古  
音殆作以也韓非子名正物定名倚物徙亦以正逗  
定倚逗徙也淮南子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馳亦是  
韻語古文多用韻八字之內而四韻者僅見此三條  
耳

老子論性

文子引老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  
欲也漢儒取入禮記遂爲經矣若知其出於老氏宋  
儒必曲爲譏評但知其出於經則護持交贊此亦矮  
人之觀場也又如澹泊明志寧靜致遠本出於淮南  
子而諸葛稱之若儒者知其爲劉安語又肯取乎



盜竽

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此之謂盜竽韓非解云竽者五聲之長也竽唱則衆音皆和大姦唱則小盜皆和故曰盜竽今本誤作盜夸與竽字相近而誤也

長生

萬物中皆有元氣得以和柔若胸中有臧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虛與氣通故得久生也

莊子解

莊子爲書雖恢譎佚宕於六經外譬猶天地日月固有常經常運而風雲開闔神鬼變幻要自不可闕古今文士每奇之顧其字面自是周末時語非後世所能悉曉然尚有可徵者如正獲之間于監市履豨乃大射有司正司獲見儀禮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之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乃古天子春有解祠見漢郊祀志唐子乃掌堂涂之子猶周王侯之子稱門子義臺乃儀臺鄭詩農云故書儀爲義其脰肩肩乃見考工記梓人爲磬文數目顧脰肩卽顧字如此類不一而士無古學不足以知之諸家解者或敷演清談或牽聯禪語或強附儒家漫曰此文



字奇處絕妙又惡識所謂奇妙千百八載作者之意  
鬱而未伸剽竊之用轉而多誤

羅勉道莊  
子循本序

### 莊子憤世

莊子憤世嫉邪之論也人皆謂其非堯舜罪湯武毀  
孔子不知莊子矣莊子未嘗非堯舜也非彼假堯舜  
之道而流爲之噲者也未嘗罪湯武也罪彼假湯武  
之道而流爲白公者也未嘗毀孔子也毀彼假孔子  
之道而流爲子夏氏之賤儒子張氏之賤儒者也故  
有絕聖棄智之論又曰百世之下必有以詩禮發冢  
者矣詩禮發冢談性理而釣名利者以之其流莫盛  
于宋之晚世今猶未殄使一世之人吞聲而暗服之  
然非心服也使莊子而復生于今其憤世嫉邪之論  
將不止于此矣

### 郭象注莊子

昔人謂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耳蓋其襟懷筆  
力略不相下今觀其注時出俊語與鄭玄之注檀弓  
亦同而異也洪容齋嘗錄檀弓注之奇者於隨筆予  
愛郭注之奇亦復錄于此如逍遙篇注云大鵬之與  
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養生主注云向息  
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



又以生死爲寤寐以形骸爲逆旅又云多賢不可以  
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又云通彼而不喪我卽所謂  
惠而不費也又云天性在天竇乃開又云堯有亢龍  
之喻舜有卷倮之談周公類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  
又云律呂以聲兼形玄黃以色兼質又云生之所無  
以爲者分外物也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此語  
尤精可比于荀孟又云暖焉若春陽之自和故澤榮  
者不謝淒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李白用  
其語爲詩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又云  
舍之悲者操之不能不慄又云寄去不樂者寄來則  
荒矣蘇東坡用其意爲詩曰君看厭事人無事乃更  
悲晉人語本自拔俗况子玄之韻致乎宜爲李蘇兩  
公之欣賞也

康節論莊子

邵康節云莊子盜跖篇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  
亦無如之何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  
言君子之思不出其位楊龜山曰逍遙遊一篇子思  
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無  
所事愚謂能以此意讀莊子則所謂圓機之士可與  
之論九流矣世之病莊子者皆不善讀莊子者也



莊子論經不言禮樂

莊子曰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詩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爲朱子之所深取且曰莊子是夫秀才荀子不及信矣或謂其遺禮樂而不言以議其失非也莊子之言多舉略以例詳如九淵之名止列其三是也六經而舉其四則禮以道中樂以道和推之可知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示人以知要也詩言思無邪則易之時書之中咸可例推莊生之言亦孔門家法也

穎濱評

穎濱云莊周養生一篇讀之如龍行空爪趾鱗翼所及皆自合規矩可謂奇文

陳碧虛景元語

逍遙遊盡性也齊物論窮理也養生主修身也

逍遙遊

黃幾復解莊子消搖游名義云消者如陽動而冰消雖耗也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而不傷其內游於世若是唯體道者能之

其名爲鯤

內則卯醬讀作鯤醬國語魚禁鯤鮪皆以鯤爲魚子



莊子乃以至小爲至大便是滑稽之開端又南史吉  
玃傳鯢鮪螻蟻尚貪其生

野馬

野馬注云日光尚未詳悉按內典龍樹大士曰日光  
著塵微風吹之曠野中轉名之爲陽燄愚夫見之謂  
之野馬渴人見之以爲流水

鸞鳩鸞一作學

崔謨曰鸞音滑滑鳩一名滑雕司馬彪曰本又作鸞  
音同陸機曰斑鳩也

肌膚若冰雪

冰讀作凝蓋雪得冷而凝熱而消脂膏亦然爾雅冰  
脂也舊注義取此

窅然喪其天下

窅音綿若與冥同李頤說  
不龜手泚泚統

向秀曰龜均拆也司馬云文拆如龜文也又曰如龜  
變縮也均紀于反周書曰天寒足跣○泚泚統李頤  
曰統絮也漂絮于水上也泚徐邈音扶經反泚郭象  
音恪歷反統音曠

林疑獨註天籟



風生於無而歸於無惟竅之所受不同在人之所聞亦異比於萬物稟受亦然衆竅爲風所鳴萬形爲化所役風不能鳴則萬竅虛化不能役則萬竅息

諄者

諄虛交切一作骹梁簡文帝曰風若骹箭去之聲

真人八字義

慮歎變熱姚佚啓態八字真人矢口成文褚氏解云慮則預度未來歎則咨嗟旣往變則輕躁而務作爲熱則畏懼而不敢動姚則悅佚以自肥佚則縱樂而忘反啓則情開而受物態則驕矜而長傲

西蜀范無隱云未成心則真性渾融太虛同量成心則已離乎性有善有惡矣人處世間應酬之際有不免乎成心卽當師而求之於未成之先則善惡不萌是非無朕何所不齊哉其論精當足以盡祛前惑

賦芋

芋栗木果也芋今訛作茅栗沈存中嘗辨其非矣杜詩園收芋栗未全貧正指此物今非芋栗解作蹲鴟之芋一何遠哉

柔朽二字之分

說文柔榘也今之椽斗賦柔謂分椽實與衆祖也朽



機杼也二字皆從木爲義從予爲聲但疊之則爲柔並之則爲杼亦猶旱旰棗棘之分也莊子作苧從草亦得

後徧徂以爲雌

徧篇面及狙七餘及狙一名葛牂似猿而狗頭喜與雌猿交又曰狙當作徂徂卽獼猴與獼交俗所恒驗

倪研同音

和之以天倪天倪自然之分也班固作天研注或音倪爲研越絕計然一作計倪一作計研崔瑗草書狀研桑所不能計研謂計研也以此互證之則研倪然

古音皆相通蓋云天然也

儵忽渾沌

儵忽生而渾沌死以喻外王之功成而內聖之道虧也

孟浪之言

孟字當音夢分韻當與夢同而今乃與漾同韻非也余前錄已引淮南子正月之孟陽氣始動爲證以辨其非近觀莊子孟浪之言古本作盍浪字從亡從皿音莫浪切則孟與盍本二字不可混爲一也盍浪之盍當在漾部而孟仲之孟自在送韻何疑焉



孟字集韻作莫更切予每疑之嘗考之四方之音無南北皆呼孟與夢同聲如依韻切則當呼命呼孟子爲命子指孟津爲命津可乎但未有古韻語可爲證以改訂之一日觀說文云東方之孟陽氣萌動乃躍然曰孟與動叶乃是古中原之音可正沈約缺舌之繆矣凡字有當從古音者十之九有當從今音者十之一如此孟字其一也他如朋當與蓬同音而不當作蒲登切薨當音烘弘當音紅不當音橫他當在麻韻而不當在歌韻蓋以今之方言無南北四方皆如今呼者多而如韻呼者少也今有迂士呼他必以拖音至于臨下語衆不省其語爲何等語反自詫曰予所呼古音也予笑曰毛詩楚辭韻補古音五千有餘君皆不省而獨一他字爲古音以對俗人僕隸何異施粉黛於足脛綴鬢于眉目哉李文正先生嘗云古字不可不知其音義但不可着意用之於文字中古音亦然然則詩文用古字古韻者必自然諧協若出於已可也

林疑獨夢說

夢而爲蝶不知有周覺而爲周不知有蝶其勢不能合必有時而分矣萬物之化亦如此



釋氏經曰夢有四一曰四大偏增二曰舊識尋遊三曰吉凶先兆四曰無明熏習熏習字最妙今本作重習非也草木子曰夢之大端二想也因也想以目見因以類感舉世皆夢也夢夢也不夢亦夢也夢乎夢不夢乎不夢是故得失蕉鹿也物我蝴蝶也榮枯黃梁也情感巫峽也

### 寤

徐曰夢中有言也莊子不得夢必且寤焉唐元結有寤論譏諫官不言又作嚙列吟嚙呻呼

### 澤雉

斂鸞不如澤雉繫麟不如泥龜

### 偃拊

偃紆甫反拊撫同謂憐愛之也崔云猶嘔响○左氏作煥咻於喻反咻虚喻反痛念之聲响或作斂亦作咻周禮考工記夫角之末休與氣通作煦禮記嫗煦覆育○晉書江東之政煦嫗豪強時有行法施之寒劣王幼學曰氣曰煦體曰嫗煦物照物者天之氣嫗物育物者地之體猶子有疾父母以體嫗之以口煦之也

夫子告顏子教子高



夫子之告葉公者下顏子一等矣蘧伯玉告顏闔又下於夫子教子高一等惟顏子至命盡神故足以發夫子心齋坐忘之論葉公子高則未免以得失利害存懷故但告以謹傳命全臣節而已然子高未至於徇人忘已也闔則既知蒯瞶之不可傳而欲傳之伯玉見其勢不可止立此苟全之論非為傳之道也

液櫛

櫛莫干切液櫛木之津液脂出櫛櫛然也又音朗左傳楚子卒于櫛木之下又武當有櫛梅字从尚

挫鍼治解

解音寨綫也俗謂縫線曰解線婦人墜領曰解領又音界浣衣也

藏舟於壑

藏舟於壑藏山於澤此藏大也藏人於室藏物於器此藏小也小大雖異而藏皆得宜猶念念遷流新新移改是知變化之道無處可逃也故曰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遁

藏舟船於海壑正合其宜隱山嶽於澤中謂之得所然造化之力擔負而趨變故日新驟如遊水昨我今我新吾故吾義亦然也

成玄英疏



詛詭幻怪之名

詛詭奇異也學者非謂幻怪也而幻怪之生必由於學禮者非謂華薄而華薄之興必由於禮  
有旦宅而無情死

王曉曰旦暮改易宅是神居也今道家所謂奪舍李順本作怛怛怛丹未切怛陟嫁切驚惋之貌崔譔本作鞞宅鞞怛也  
徬徨乎塵垢之外

塵垢崔本作塚均塚音逢均垢同齊謂風塵曰逢塚  
鯢桓之審為淵

桓卽旋審卽潘又作潘說文潘浙米水也禮月令齒人造酒淘米以水不潘為度鯢旋之潘為淵正謂水沫如淘米汁也殷敬順釋文欲改潘作蟠不知古人用字之義矣

離朱非吾所謂明也  
離朱卽離婁黃帝時人見千里針鋒詩近樹如車蓋遠樹如針鋒○希離慕曠乃亂耳目

喬詰卓鷲  
喬好高也詰好辯也卓孤立也鷲猛厲也

辯卷愴囊



囊當作毀亂也囊字攘字皆从此賈誼疏國制捨攘  
莊子之愴囊皆俗書不知古文妄改也崔本作戕囊  
云戕囊猶捨攘說文戕毀亂草也合从之

莊子語暗合中庸

尸居而龍見不見而章也淵默而雷聲不動而變也  
神動而天隨無爲而成也又曰尸居龍見戒慎乎其  
所不覩也淵默雷聲恐懼乎其所不聞也

冥冥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又昭昭生于冥冥荀子無冥冥  
之志者無昭昭之明說苑不爲昭昭申節不爲冥冥  
桓卽旋審卽潘又作潘說文潘浙米水也禮月令酋  
人造酒淘米以水不潘爲度鯢旋之潘爲淵正謂水  
沫如淘米汁也殷敬順釋文欲改潘作蟠不知古人  
用字之義矣

離朱非吾所謂明也

離朱卽離婁黃帝時人見千里針鋒詩近樹如車蓋  
遠樹如針鋒○希離慕曠乃亂耳目

喬詰卓鷲

喬好高也詰好辯也卓孤立也鷲猛厲也

辯卷愴囊



囊當作毀亂也囊字攘字皆从此賈誼疏國制捨攘  
莊子之愴囊皆俗書不知古文妄改也崔本作戕囊  
云戕囊猶捨攘說文戕毀亂草也合从之

莊子語暗合中庸

尸居而龍見不見而章也淵默而雷聲不動而變也  
神動而天隨無爲而成也又曰尸居龍見戒慎乎其  
所不覩也淵默雷聲恐懼乎其所不聞也

冥冥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又昭昭生于冥冥荀子無冥冥  
之志者無昭昭之明說苑不爲昭昭申節不爲冥冥

墮行淮南子人能冒冥冥而入昭昭可與言至矣揚  
子鴻飛冥冥文中子我猶游乎矰繳之中夫子可謂  
冥冥矣李陵詩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嚴君平老  
子指歸論唐唐合冥冥漢書彼豈暗于經治之道而  
以冥冥決事哉風俗通居當今以覽太古自昭昭而  
本冥冥詩經維塵冥冥  
天德而出寧  
法舜與天合德雖出而靜王弼所謂性其情濂溪所  
謂動亦定

膠膠擾擾



膠膠擾擾乎膠之一字下得不苟韓退之送高閑上人序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又云一死生解外膠膠字正應前不膠於心之膠膠之爲物有粘着之意解則有頽敗不粘之意韓公用此二字亦不苟也語雖本於莊而得韓之拈出莊意益明乃古今兩敵手基也杜工部詩黃門飛鞚不動塵蘇東坡云走馬來看不動塵而杜公語益精神焦氏易林云過時不遇何如川饑而毛詩怒如朝饑之義益明又云枝葉盛茂召伯遊暑而毛詩甘棠之義益明非如後人蹈襲之比也

是謂昭曠

曠音匡叶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是爲昭曠

麤蠱之尾

麤蠱一本作蠱蠱短尾者爲蠱長尾者爲麤

遙而不悶掇而不跂

掇短也對遙遙長也淮南子脩短作脩發

嚙矢

猶有嚙也又焉知仁義之不爲桀跖嚙矢也注嚙矢之鳴又噉者謫者注箭去聲此固一義也用字不同耳韻書作嚙又作髒注鳴鏞也孟子其志嚙嚙然謂



大言若嚆矢之鳴也此在韻不得不分當合觀之  
陳詳道註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  
聖人成焉以身徇道而成功聖人生焉以道徇身而  
全生也

恬智安慮誠明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智智生而無以智爲也謂之智  
養恬智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本性也大學曰安  
而後能慮中庸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佛氏之所謂  
定慧亦是理也司馬子微曰恬智則定慧也和理則  
道德也是知安慮也誠明也恬智也定慧也一也理  
之會族玄通無古今無華夷而符合渾融謂其竊吾  
說以文彼狹夫瑣儒之見也

至樂解

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然後形  
是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榮也

黜骸

陳碧虛曰好生者以世事爲樂趣死者以人世爲勞  
唯超生死者可以論其大槩矣

不鞭其後者也

崔作不趨云匿也視羊之瘦者匿著牢中養之



苟生有軒冕之榮死得於豚楯之上  
欲瞻身亡無異于彘李斯元載賈似道阿合馬近日  
夏言胡守忠是也  
磨翁而旋入者齊也回伏而湧出者汨也司馬云齊  
讀作臍回水如磨臍也

冷禹

舜之將崩

一本作死

真冷禹曰

云

注不解其義按淮南

子云受教一言精神冷然許叔重注云冷然解悟之  
義也

### 壞植散羣

壞植散羣說者不一范無隱云植者邊境植木以爲  
界如榆關柳塞之類壞植散羣則撤戍罷兵鄰封混  
一此尚同之俗也樂毅書曰薊邱之植植於汶篁徐  
廣注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按此范說爲長

### 監市履豨

陳碧虛注履豨者腕下有肉則知其上肥矣故曰每  
下愈况

### 知北游

徐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呂惠



卿曰囿而圃宮而室言世益衰居益狹矣

外韞內韞

聲色韞于外則心術塞于內欲惡韞于內則耳目喪于外

天弢天袞

解其天弢隳其天袞林疑獨云人生束縛於親愛如弓之在弦如書之在袞呂惠卿曰解弢則弛張莫拘墮袞則卷舒無礙

屏偃

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是舉移是注云偃

謂屏廁寢廟則以饗燕屏廁則以偃溲當其偃溲則寢廟之是移於屏廁矣故是非之移誰能常之古者謂溷廁爲屏言其穢濁當在屏處謂之偃者其形如堰周禮爲井堰以共王之溷浴又曰梁水偃也偃水爲關空以筍承其空由是證之則溷浴之堰取魚之偃及後人灌田檢水之堰其用雖異其形則同也

介者移畫

介別者也畫以飾容貌別者既已虧殘不復以好醜在懷故移而棄之佛書云嫫母惡鏡西施愛江亦此意



甘寢秉羽

甘寢如後人之卧護秉羽如後世之揮塵是二事非一事也或曰楚地炎酷晝寢而使人揮扇亦通

鋤色銷聲

鋤色謂鋤去驕矜之色董梧鋤色可對宜僚銷聲

鹵莽滅裂

耕之不善曰鹵莽芸之不善曰滅裂鹵剛鹵之地也耕剛鹵之地必加功呂覽耕道篇所謂強土而弱之也莽草莽之地詩所謂載芟載柞乃善耕也不治其剛鹵不芟其草莽是曰鹵莽之耕芸以去草古有鳥芸之說如鳥俯而啄食乃善芸也呂覽善芸者長其兄而去其弟兄嘉禾也弟荼蓼也不善芸者長其弟而去其兄是滅也裂者并其土而扣之

外物

莫弘被放歸蜀剝腸而死蜀人以匱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玉晉元帝託運糧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而上齊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

墮螿不得成

司馬彪云墮螿讀作冲融言畏怖之氣冲融兩溢不得安定也墮楮允切螿柱允切



阿門

阿門屋曲檐也與阿閣義同

月固不勝火

利害相摩生火實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火音平聲今人謂兔脣缺曰火蓋古音也

玄英解

大林邱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成玄英曰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也與托焉而逃同音

子路危冠

子路冠似雄雞背負豸斗

馮字新解

佻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

畏本作慰

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

○舊注飲食至咽爲佻馮音憤憤滿也慎按馮當音

如馮河之馮言富人積資如負重然旣已難矣又行

而上尤其難也故曰可謂苦矣下文靜居則溺體澤

則馮又自解佻溺於馮一句靜居則溺宴安鳩毒聲

色所迷無水而沈也故曰溺體澤則馮經營外物如

馮河徒陟身陷九淵故曰馮似不必改作憤音也

飾羽而畫



飾羽而畫羽儀刻畫也

世所謂丁子有尾

世人謂曲波為尾丁子二字左行曲波亦是尾也觀此則莊子之時已有八分書不始于秦王次仲矣

而土次其後也

收燕所之燕言富人蓄食收貧重然

○善其始金至

男本非 舍勤而取

外

升菴外集卷之四十六終



